

# 莊子 — 應帝王

## (五至七篇)

黃岳詮 理事

### 第五篇

鄭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生死存亡，禍福壽夭，期以歲月旬日，若神。鄭人見之，皆棄而走。列子見之而心醉，歸以告壺子，曰：「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，則又有至焉者矣。」壺子曰：「吾與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實，而固得道與？眾雌而無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與世亢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嘗試與來，以予示之。」明日，列子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以旬數矣！吾見怪焉，見溼灰焉。」列子入，泣涕沾襟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地文，萌乎不震不正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。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。有瘳矣，全然有生矣。吾見其杜權矣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實不入，而機發於踵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。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出而謂列子曰：「子之先生不齊，吾無得而相焉。試齊，且復相之。」列子入，以告壺子。壺子曰：「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。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鯢桓之審為淵，止水之審為淵，流水之審為淵。淵有九名，此處三焉。嘗又與來。」明日，又與之見壺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壺子曰：「追之！」列子追之不及，反以報壺子，曰：「已滅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」壺子曰：「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與之虛而委蛇，不知其誰何，因以為弟靡，因以為波流，故逃也。」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，三年不出。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。於事無與親，彫琢復朴，塊然獨以其形立。紛而封哉，一以是終。

### 試註

鄭國有位神卜之人叫季咸，可以測知人的生死吉凶之象，他預言的年月旬日都很準確。鄭國的人看見他，都懼怕被他占卜到不祥之事，所以對他避之惟恐不及。列子遇見他卻心醉折服。回來後，便告訴壺子說：「原本我覺得先生的道術是最厲害的，可現在看來，又來一個更厲害的。」壺子說：「我教給你的都是外在表象，還沒教你內在根本，難道說你已經悟道了嗎？就如那雌鳥繁多但無雄鳥，又怎麼可以形成受精卵呢？你學的那些皮毛和社會相較，很容易失誤被人洞悉查明虛實。請他來替我看個相吧！」隔天，列子帶著季咸一起見了壺子。季咸出門之後對列子說：「唉！你的老師快要不行了，很難活下去了，看來不過十天。依我看他的神色奇異，氣神疲弱得就像濕了的灰燼。」列子痛哭流涕，進入屋後把季咸的預言稟告壺子。壺子說：「剛才我是故意給他顯示那樣的，就像大地那樣靜默，如同山岳一樣止而微動，他就只能看到我閉塞的微弱氣息。你試著找來他再來看一次吧！」次日，列子又約季咸來觀看壺子。這次季咸出來對列子說：「太好了呀！你先生看見我之後，病已經有所好轉，有痊癒的跡象。我看到他閉塞的氣息又有生氣了。」列子進屋後，把季咸的話稟告壺子。壺子說：「剛才我展示的是天地間的朝氣蓬勃，身體虛實皆不用放在心上，所以生機從腳跟遍發全身。他大概是看見我有生機。就再請他來看一次。」

又隔日，列子再度約季咸來看壺子。季咸出來不解的對列子說：「你的老師，氣神不定，我沒有辦法再幫他看相了。先試著讓他氣神穩定之後，再來看相吧！」列子進屋之後，稟告壺子。壺子笑著說：「我剛才把陰陽兩氣的虛靜和諧，平衡後顯示出來，他可能看見我均衡平和的樣子。如同大魚所處的水域一般化成深淵，平靜所聚集形成深淵，變動所停滯之處變成了深淵。深淵有九種，我已經展示三種。再請他來看一次。」又隔日，列子再約疑惑的季咸前來見壺子。季咸的腳跟還沒站穩，就逃跑了。壺子喊：「快去追他！」

列子沒有追上季咸，折返回壺子住處，稟告說：「他已經跑不見了，我追不上他。」壺子笑著說：「之前我所施展的跡象，其實沒有脫離自身的根源。順心



所欲的輕鬆應對他，讓他不能洞察我的內在，順應外物的改變，使其順其自然，所以他無法幫我解相，只能逃跑了。」

自此之後，列子自慚沒能學習到壺子的真本事，便回家自我反省，三年不曾出門。幫其妻燒柴煮飯，像對待人一樣去餵豬，對待事物不分親疏，除去誇張不實，返璞歸真，怡然忘情，生處塵囂卻堅守本心，終身不渝。

## 第六篇

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知主。體盡無窮，而遊無朕，盡其所受乎天，而無見得，亦虛而已。至人之用心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。

### 試註

純真的人不會成為名聲的附庸，不做謀策之事，不強留事物帶來的負擔，不崇尚機關算盡，潛心想習得道的無窮真理，遨遊於虛無之中，感受自然的無為，不炫耀，怡然自得，這就只是淡泊虛無而已。聖人深不可測，他就像鏡子一樣，不管外在如何改變，都任由他而反映本質，來去皆不留下痕跡，所以他能順應自然而不有所隱藏，也自然不會被外物所傷。



## 第七篇

南海之帝為儵，北海之帝為忽，中央之帝為渾沌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：「人皆有七竅，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」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。

### 試註

南海的帝王名叫儵，北海的帝王名叫忽，中央的帝王名叫渾沌。儵和忽這兩位帝王，時常在渾沌的地盤聚會，渾沌自然款待他們。儵和忽非常感動，一起商量怎樣報答渾沌的情誼。說：「一般人都有七孔，可以用來聽聲、看物、吃飯、喝水和呼吸，只有渾沌他沒有七孔，不然我們試著幫他打開七竅吧！」於是儵和忽每一天都鑿開渾沌的一竅，鑿到第七天的時候，終於打開渾沌的七竅，然而渾沌就此嗚呼了。